

金上甄貞氏金漢三卷中翰齋

全漢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解光

光哀帝初爲司隸校尉

奏劾王根王況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已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已外親繼父爲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己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

漢書元后傳

奏劾趙皇后姊娣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宮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閔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宮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

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畱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愴也武曰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曰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卽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盜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卽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已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

三召畱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褒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呂手自擣呂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冒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已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已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坐須臾開戶嚀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已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

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已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已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已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邈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已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子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

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已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九誅逆罪重于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已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已下議正法

漢書外戚下孝成趙

皇后傳

郭欽

欽隃麋人哀帝初為丞相司直已忤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

拜南郡太守王莽居攝去官卒于家

案漢書西域傳下及莽傳下別有戊己校尉郭欽封

剽胡子地皇末拜九虎將軍兵敗保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封侯與此郭欽同時非即其人也

奏劾豫州牧鮑宣

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

駕一馬舍宿鄉亭為眾所非

漢書鮑宣傳宣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云云宣坐免歸家

御史中丞眾

眾史不著其姓哀帝初為御史中丞

辭況罪議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
言已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
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
于大道人眾中欲呂鬲塞聰明杜絕議論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
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
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
于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手傷人

今本脫人字從漢紀補案顏注亦

有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已重論及況皆棄市

漢書薛宣傳宣弟明為臨菑令

宣迎後母修不遣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昧客楊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人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云云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呂中丞議是

息夫躬

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哀帝初召待詔擢光祿大夫左曹給事

中封宜陵侯免尋坐祝詛繫獄死有集一卷

上疏詆公卿大臣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幢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已下僕邈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譁于東崖匈奴飲馬于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蠡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愞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漢書息夫躬傳

上言開言渠

奏開鄭國渠已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

漑灌之利

漢書息夫躬傳

奏閒匈奴烏孫

單于當呂十一月入塞後呂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
爰寔彊盛居疆煌之地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
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
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已遣
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
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
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漢書息夫躬傳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

是而上奏呂爲

建言厭應變異

往年營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
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
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呂立威震四夷因呂厭應變異

漢書

息夫躬傳

洽褒 段猶

褒建平初爲郎中令猶爲黃門郎

奏尊傳太后丁后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已冠大號車

馬衣服宜皆稱王之意置吏二千石已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

立廟京師

漢書師丹傳

夏賀良

賀良重平人哀帝時待詔黃門已左道亂政伏誅

改元易號議

漢祿中褒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已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

漢書李尋傳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云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大四百三十五
小八十七

賈讓

讓哀帝時待詔

奏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已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已自利齊與趙魏已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足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已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

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
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
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
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已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
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
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
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
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
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
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
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
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已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
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

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已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已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已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已開渠臣竊案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畱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水已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

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已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
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
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
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
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
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
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
更爲稷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
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已通渠成水門又
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
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漢書溝洫志哀帝
初待詔賈讓奏言

耿育

育哀帝時議郎

上書言便宜因冤訟陳湯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厯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亡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已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已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已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已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已懼敵棄人之身已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